

禅真后史

序

糜公有言：“佛为朝廷养济院，有功于国。”则亦取其真；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，饭藜茹藿，膜拜燃香，吟梵喝偈，作净土津梁。乃俗子扬其波，儒流亦且导其澜，祈悟门于贝叶琅函，不复问拯世义民实事。翻阅参求间，一腔热心已消矣！暨出，实建登，投老林壑，又拾《传灯》余炉，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，依皈拱卫，胥老稚投礼空王。噫！真在是乎？不知大根器人何尝不从仙释中毅转，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。其间一段真功行，良善可兹，疲癯可起，奸逆可锄，魑魅可扫；慈悲肝胆、侠烈心肠具备，不尽惨然眉低，断努目态也。则煦煦谈矜恤者伪，而柔刚互连者真；拘拘明心性者伪，而晦蒙不蚀者真；汲汲事焚修者伪，而践履沉实者真。即如薛仙，身膺天箓，已入圣而脱凡，犹必再试之时艰，以补昔日罅漏，可识真之旨矣！然不指迷真之幻影，世且认贼作子，来金吾、党氏俱可身上金台；不指导真之竟究，世且丧志望洋，秋侠士、耿郎胡得立地成佛？揉叛盗于忠良，祛奸慝于禁近。《后史》皆所以补《逸史》未备，所为继之而起也。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，已作南车之指；猛钳锤于后劲，允为暗室之灯。衷以屡注而逾热，识以久历而逾沉，奇以弥触而弥吐。万鼎不足铭其怪，溟海不足方其灏，时花不足斗其艳，朝直不足侔其鲜！人各具眼，应尽恫目挤舌相惊赏，毋饶不佞笔舌也。

时崇祯己巳兰盆日，翠娱阁主人题。

第摇一摇回

耿寡妇为子延师摇瞿先生守身矢志

诗曰：

清商萧飒汉江秋，红紫枝头色正柔；
坠叶逐流随月渡，残芳殢雨倩风揉。
莺簧漫拟鸚鵡调，蝶拍空传鸾凤俦；
不是须眉异巾帽，伦常坠地仗谁收？

说话隋末时，卢溪州辰溪县毗离村里有一秀才，姓瞿名天民，字子良，生得长须秀目、白脸丰颐，举止从容，天然风席。幼丧父，家业甚窘，娶妻郁氏，苦守清贫，朝耕暮读，以养其母元氏。年过三十，未有子嗣。忽一日进城访友，谈及艰难一事。这友人姓刘名浣，与瞿天民幼同笔砚，最相契爱。当下留住吃了午饭，二人筹画资身之策，商议了半晌，无计可施。

瞿天民正欲作别起身，忽听门外有人声唤。刘浣道：“仁兄且慢坐，待弟看是甚人，然后送兄。”瞿天民依允，坐于轩内，在窗眼里张时，只见刘浣掀起竹帘，迎进一个人入来。那人头戴尺余高一顶尖角匾巾，身穿一领淡青粗布道

袍，足穿高跟深面薄履，与刘浣揖罢，移过杌子并坐了，附耳低言。说了一会，袖中取出一个柬贴递于刘浣。刘浣含笑接了，看罢，起身进轩内来秤银子。瞿天民问：“是何故？”刘浣摇手道：“少刻便知。”一径出客座里，将银子送与那人。那人接了，千恩万谢，临出门时，回头叮嘱道：“老哥，千万话勿得个！千万话勿得个！”刘浣点头应允，那人欢喜作别而去。

刘浣拍手笑将入来，瞿天民迎道：“那人却是兀谁？贤弟这等好笑？”刘浣道：“仁兄不知，这人姓笪名荐，插号叫做笪箕，原籍海州人氏，腹内颇通文墨。在外设帐十余年了，只为着一桩毛病，往往馆事不终，今日此兄却又做出这当儿来了。”瞿天民问：“那人有什么毛病？”刘浣道：“这笪箕倒是个有趣的朋友，酒量好，棋画也好，说科打诨更好，钱财也不甚计较。奈何酷好的是这一着，每每为此事打脱了主顾。目今在敝邻耿寡妇家处馆。这耿氏家道富足，且是贤德，丈夫耿鼎早亡，只生一子，将及十岁。馆谷有二十余金，款待甚是殷勤，伺候酒肴茶饭的齐整，自不必说。这小笪看上了他家一个小厮，名叫锦簇，在馆中做伴读的。两个正在花园里行事，被他父亲撞见了，当面戆白了一顿，不容进馆。他如今在这里安身不稳，就欲起程回去，因无盘缠，将这张关约押弟五钱银子，岂不是一场好笑？”瞿天民道：“那厮即是无耻，贤弟不该将银子借他。况这纸关券乃无用之物。要他何干？”刘浣道：“这银子专为仁兄而发，不然怎生轻自与他？这柬贴儿更是有用处。”瞿天民不解其意，细问其故。刘浣道：“仁兄诉说寥落无措，小弟踌躇难决。适闲小笪失馆，其中似有一个好机会。故此不惜小费，

收了关约，为兄一图，不识可乎？”瞿天民道：“深感贤弟盛雅。此馆得成，老母甘旨有望，煞强似耕种的清苦。只是一件，彼已长往，留此废约为质，惟恐无成，徒为画饼。”刘浣道：“筵兄一时露丑，惶愧无地，故着忙要去，若迟延数日则愧心惭解，必夤缘求恳，捱身入户矣。故小弟收约贳银，使彼死心塌地而去，为兄图馆，一也；耿寡妇之父濮员外，与弟有一脉之亲，今日弟即亲去力荐，或者有几分成就之意。明日便见消息了！”瞿天民欢喜作谢，辞别而回。

当下刘浣迳往濮家来，恰值员外在侧厅内与一少年围棋。两下相见礼毕，员外道：“久不相会，今日何事下顾？”刘浣道：“有一言求教，特地奉谒。”员外笑道：“足下请坐，等老朽完此残局请教何如？”刘浣道：“绝妙！晚辈正欲一观。”那少年道：“老伯已拜下风，不必终局。”员外道：“局上未分胜负，小子何得狂言！”两下互相笑谑。刘浣候二人棋毕，即将荐馆与瞿天民之意细细说知。员外道：“舍甥小馆已有一位姓筵的朋友在彼，难以斡旋。”刘浣又将小筵逐出情由说了。员外笑道：“斯文中做此道儿的极多，何足为异？筵先生既已辞馆，老朽就与小女说，择日奉请令友便是。但不知瞿君举止抱负何如，不要蹈老筵的旧辙才好。”刘浣道：“敝友才识不凡，立身诚实，断不似旧师的景态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凡人家请师长，必须有才、有法、有守的方好。”濮员外道：“请问兄长，何为才、法、守也？”少年道：“凡为师长的，饱学不腐，谓之真才；善教不套，谓之得法；诚实不伪，谓之有守。师长具此三德，子弟们方有教益。”刘浣道：“敝友瞿君，三德未必俱备，然真诚质朴，教法亦精，断不误却令甥功课。”濮员外道：

“尊驾之友，决非妄诞者。老朽力言，管取馆事立就。”刘浣欢喜自回。

次日，濮员外亲到耿家，见了女儿，备言刘浣荐馆之事。又说瞿先生恬静饱学，教法最精，兼且近便，不可错过。濮氏从了父亲之言，即写下关约，着苍头送到刘家。刘浣自令人通知瞿天民，不必细说。此时正值四月初旬，这耿寡妇是个节俭的女人，预先送了两个请贴，趁着立夏节日，顺便排下筵席，邀瞿先生进馆。濮员外、刘浣宾主三人，盘桓了一日。次日，依然令小厮锦簇伏侍小主耿宪读书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又早月余。濮氏见儿子功课不缺，举止端详，与前大不相同，心下十分喜悦。家下人又言瞿先生温柔雅量，待人以礼，更兼善教不倦，甚堪敬重，故此濮氏管待倍加丰厚。

忽一日晚上，濮氏吃罢晚膳，正欲脱衣寻睡，猛听得床头嘎嘎之声。急执灯看时，却是一对茧蛾两尾相接，在那里交媾，四翅扇扑，故此声响。濮氏凝道：“此物从何而来？”掀起枕席瞧看，见一个破损空纸包儿。问儿子时，答道：“早上在花园内扑得的，故包了放于枕下作耍。”濮氏“喂”了一声，将茧蛾掷于床下，息灯睡了。闭眼一会，想起日前夫妇交合之时，何等快乐！不期做了孀妇，五七年间不见那话儿的面，何等凄凉？反不如这茧蛾儿两尾相连，十分受用。转辗思量，睡不安枕；翻来覆去，心绪如麻；长吁数声，披衣而起，此时天色曛热，纱窗半启，只见一轮月色透入罗帏。濮氏轻身下床，移步窗前，凭槛玩月，不觉欲火如焚，按捺不下。倚着围屏立了一回，奈何情兴勃然，势不可遏。一霎时面赤舌干，腰酸足软，反觉立脚不住。急纵身环

柱而走，如磨盘一般，团团旋绕有百十个转身，愈加遍身焦热，心痒难禁，口咬衫襟，凝眸伫想，恨不得天上坠下一个男子来耍乐一番。又想着下有几个小厮，年俱长成，已知人事，寻觅一个消遣也好，只是坏了主仆之体，倘若事露，丑脸何以见人？呆思一会，猛然想起瞿师长青年美貌，笃实温雅，若谐片刻之欢，不枉人生一世。纵然做出事来，死而无怨。正是色胆如天大，只因睹物生情，拴不住心猿意马。当下侧耳听时，樵楼已打二鼓，回头看宪儿和侍女们皆已熟睡，忙移莲步，悄悄地开了房门，轻声下楼，趑出银房。黑暗里被胡床绊了一跤，急跃起，转过轩子，趁着月光，一步步捱出茶厅，早已是书房了。濮氏四顾寂然，伸出纤纤玉手向前敲门。

却说瞿天民正在睡梦中，被剥啄之声惊醒，心下疑道：“更阑人静，何人至此？”急抬头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门外应道：“是我。”却是一个妇人声音。再问时，依旧应声：“是我。”瞿天民惊诧道：“这声音分明是耿宪之母，夤夜至此，必有缘故！”原来濮氏与瞿生虽未覩面相见，然常出入中堂，呼奴唤婢，这声音却是厮熟的。当下瞿天民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：“夜深时分，嫠妇独自扣门，必有私意存焉。不开门，虑生嗔怪，坐馆不稳；若启门，倘以淫污之事相加，如何摆脱？”正暗想间，敲门之声愈急，外厢轻轻道：“瞿相公，作速开门，奴有一至紧事相恳，伏乞见纳！”瞿天民听了濮氏娇娇滴滴的声音，不觉心动，暗算计道：“这是他来就我，非是我去求他，无伤天理，何害之有？不惟他妙年丽色，抑且财谷丰饶，私情一遂，余事可图。”即起身离床，正待启门，忽抬头见天光明亮，又猛省道：“啊呀！头顶是

什么东西？咦，只因人念之差，险些儿坠了火坑矣！堂堂六尺之躯，顶天地立一个汉子，行此苟合之事，岂不自耻？此身一站，百行俱亏，决不宜如此！”一霎时念头端正，雅欲尽消，侧身而睡。又听得门外唧唧啾啾，推敲不已，瞿天民心生一计，哼哼地假作鼾声，睡着不理。濮氏低声叫唤，无人瞅睬；又延捱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跌脚懊恨而回，迳进房内。却好宪儿醒来声唤，濮氏抚息他依然睡了。此时更觉欲情难禁，两颊赤热，小腹内那一股邪火，直冲出泥丸宫来，怎么遏得他下？自古道妇人欲动而难静，耿寡妇被这魔头磨弄了半夜，无门发泄，恨的他咬定牙根，双手搂抱一条黑漆厅柱，两足交叉而立，不住的叠了有百余下。猛可里一阵爽快，遍身麻木，却似几桶冰水从心窝里浇将下来，直至小腹中卷了一回。豁刺地一声响，一块物件从牝门里脱将下来，就觉四肢垂瘫，一身无主，忽然晕倒床边。半晌方苏，又不敢惊动侍儿，只得勉强撑起，把一床单布被将那脱下的物件取起，包裹了藏于僻处；又取草纸拭抹了楼板，撒在净桶里，才摸到床上，和衣睡倒，不觉沉沉睡去。直到次日辰牌时分，方才醒来，觉得身子困倦，不能起床，一连将息了数日，渐得平复。心下感激瞿先生好处，不然已为失节之人了。还喜得隔门厮唤，未审何人，事在孤疑，幸不露丑，暗中自恨自悔。

忽一日早上，见房内无人，将门闭上，取出那脱下的物件来看，原来是一团血块，内中裹着几条弯曲的肉丝，两相凝结，颇觉腥秽之气。濮氏看了又看，心下暗忖道：“这一团血肉是妇人家色欲之根，若不天幸坠将下来，这祸孽何时断绝？”嗟叹了一会，将此物依旧包藏过了。自此以后，濮

氏竟绝了经水，毫无情欲之念。后人看此，有偈为证：

空彼欲想，斩去骚根；

阿弥陀佛，救苦天尊。

再说瞿天民，自那夜闭户不纳，坐到天晓，自想道：“惭愧呀？也做了一个鲁男子！但是妇人家水性，见我报而不理，必生嗔怒，不知这馆事如何？大抵事有定数，只索由他。”当下自猜自疑。又早过了数日，依然仆役们伏侍殷勤，茶饭上更加醞酏，心下放宽了。不觉又是季夏，因见天气炎热，暂且歇馆回家，并不将这事对母亲、妻子说知。在家过了月余，天色渐凉，仍然赴馆。一来师徒相得，二来情义优渥。

在耿家处馆三年，这耿宪经史渐通，十分文雅。当年初冬，与一宦家结成亲事。不期岳翁写一贴子，差家僮接女婿明春到衙门里读书，濮氏难于推辞，暂且应允。至散馆前一日，接父亲濮员外商议道：“如今新亲家请你外甥明年往他家下攻书，这事万分难却。但这瞿师长教宪儿何等用功！况且为人谦厚，在此三年，并无一言半语，怎好辞却？事在两难，如何区处？”这员外手拄拐杖，侧着头，不知答应甚话出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摇二摇回

醉后兔儿追旧债摇摇夜深硕士受飞灾

诗曰：

保全节操赖书生，愿托千金报尔恩；
蠢隶曼辞招剧盗，俯思得失总无凭。

话说濮员外因女儿商议外甥读书一事，当下覆道：“新亲翁见招，理应迁就。瞿先生在此数年，尔家礼数却也不缺，便辞他谅亦无碍。”濮氏道：“爹爹讲的是，儿还有一件事体与爹爹酌议。当初你女婿在河南做客时，被一卢店户拖欠下绒锻银一千余两，将及十年光景并无下落，只留下一张空券。数日前有一船户来通消息，说这店家近来发迹。每思往彼取讨，奈无可托之人，今欲烦瞿师长带一苍头同到河南清楚账目。倘得银时，就将百十两谢他，也不为过。不知爹爹尊意若何？”员外点着道：“好！好！这人可托，谅不误事。我也有些账尾在彼，一发劳他顺便取之，一举两得也。”濮氏甚喜。

当晚整下散馆酒席，濮员外、宪儿相陪。数杯之后，濮员外道：“舍甥赖老师培植，大有进益，理应久侍绛帙，奈何敝亲翁韦君赐翰相招，不得不往。明岁有违大教，心实歉然。”瞿天民道：“小生樗栎庸材，荷蒙不弃，在兹三载，叨扰多矣！令甥少年英伟，飞黄可待，既是令亲翁相迓，理

应趋命。但小生无寸功而屡蒙厚赐，含愧不胜！”耿宪道：“先生待我如子，受教实多。母亲另欲从师，不知是何主意？岳丈处明岁是断然不去的！先生呵，你也怎忍弃我而去？”说罢，不觉泪垂双颊。瞿天民也扑簌簌流下泪来，劝慰道：“不是我无情相撇，奈是令岳接尔赴馆，万万不可却者。岂可因我负了你岳丈美意？幸我家下不远，时常来望你便了。”濮员外又将河南取账情由，对瞿天民细说一番，瞿天民道：“感承老丈与令爱盛情，这是有益于小生，怎么不去？但未禀明老母，不敢轻诺。”濮员外道：“老夫人薪水之费，早晚自着人馈送，不必在心。小女说千金之托，因不得其人，故迟延十载。若得老师慨允一行，不惟亡婿感恩于九泉，而老夫亦沾余惠矣！”瞿天民再三逊谢，夜深撤席，濮员外也在旧房内歇宿。

次日酒饭罢，送出修仪盒礼，着苍头挑了先行。瞿天民面谢了濮氏出门，濮员外领了外甥，远送一程。濮员外道：“日昨所恳之言，万乞留神。灯夜后相约动身，切莫推故！”瞿天民应允，两下作别而去。

不说濮员外二人回家，且说瞿天民赶着苍头，同出城外，到家中见了母亲、妻子，忙备酒饭款待苍头，写下谢贴，打发去了。晚间，瞿天民将耿宪定亲，明春到岳丈家读书，并濮员外所说要他往河南取账原由，一一对母亲说了。元氏道：“汝在他家三载，看待十分尽礼。耿郎既已另从师傅，明春汝又失馆，既有这条门路，甚是好事，取得账目归来，谅他决不薄你。再来讲时，切莫推却！”瞿天民见母亲允了，心下暗喜。

话不絮烦。转眼之间，又早冬去春来。上元佳节，瞿天

民进城看灯，就便探望刘浣。刘浣整酒叙情，瞿天民又将前事说了，刘浣撺掇该行。酒罢，二人携手出街闲玩，正遇着耿宪行过，定要留二人到家下吃茶。瞿天民道：“天色将暮，不必茶了，去岁令外祖所谈河南一事，老母已允，尊堂处乞为转达。”耿宪别了自回，迳对濮氏说知。濮氏即接父亲商议定了，一面整顿行囊，令人相邀瞿天民，预约定了起程吉日。至期，瞿天民别了妻母，迳到耿家相会。濮员外交割了文券，拨一个家僮，名唤兔儿，向来原随亡主出外，一应账目皆经他手，故此着他挑行李，陪伴同往。吃罢酒饭，濮员外等送出门外相别。

此时正是二月初旬，天气晴和，百花开放。二人行至傍晚，投店晏宿。次日，五更动身，一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一日已到河南蔡州府地界。二人进城，迳到卢家来。卢店主问了来意，倒也欢喜。迎入客座酒饭；随即打扫一间净室与二人安顿，早晚殷勤相待。忽一日，整备酒筵，迳瞿天民坐了客位，接亲友们数人相陪。酒至半酣，卢店主取一拜匣放于席上，对瞿天民道：“昔日令亲耿君，赙缎疋一千余两与小店货卖。不期令亲弃世，小弟连年构讼，店本消乏，以致拖迟日久，未得奉还。近赖四方客长扶持，渐复旧业。今蒙大驾光顾，该当本利一并奉上，奈春初众客未齐，生计萧索。”指着匣子道：“止措办得本银六百两，外有些粗缎、布疋、杂货等项，共计一百余两，作为利息，伏乞笑纳。余欠本银四百两，另立券约，冬底奉偿。令亲处烦乞鼎言，感戴不尽！”说罢，取过天平拜匣，将银两对众兑明，一封封叠起；又唤伴当捧过布缎、杂货，称估停当，一并当面交割。瞿天民叫过兔儿，令其检点收贮。兔儿踉踉跄跄走

向前来，瞅着眼道：“相公，且慢着！当初敝主在日，和卢长者交契甚厚，往来最久，故将这若干缎疋托在宝店货卖。敝主亡后，已及十年，论来一本一利，也该还我二千余两。今日止还这些，本不足，利又薄，教小人怎么回覆主母？”卢店家笑道：“管家讲得有理。奈本店生意淡薄，一时抽拔不出，以致如此。所尔之银，只在岁底奉还，决不爽约，令主母处，乞为方便。若说利息，不过表情而已，莫论厚薄方妙。”瞿天民道：“卢老丈是一纯厚长者，既已吩咐年毕见赐，今且遵命，待冬间再来趋领。”兔儿道：“我的爷老子，你讲的是太平话儿。官路做人情，谁不省的？我小人吃他的饭，穿他家的衣，领了他家的严命，银子不足，断不回乡。不然，早晚的熬煎怎了？这二千两银子，一文也少不下的！”瞿天民道：“你家主母最是贤德，我回家面言，管教你不受气便了。”兔儿道：“瞿先生，你回家见我主母，一言两语，便自去了，终不然在我家过了生世？”瞿天民怒道：“这厮不痴不醉，为何这等胡诌？甚为可恼！”卢店官并众客一齐劝道：“耿管家面色似有几分酒意，一时唐突，不必介怀。”兔儿睁眼道：“吃你家的酒不成？不是夸嘴说，我小兔在家，朝朝七夕，夜夜元宵。谁似在你尊府不瞅不睬，撒人在冷房里坐？若不是小兔身旁有几文钱时，眼灼灼看你们呷酒。”卢店主笑道：“适才已备些薄酒在彼，少刻老夫亲自陪你吃三杯，不必着恼。”兔儿道：“咦，惊死人！希罕你家酒吃？不敢欺，小兔是酒里养命的，那一日不醉饱？老卢你不要忒煞斯人，鲮皮鱼儿也有三寸肚肠。瞿先生是落得做好人的，凡事还有小兔做一分主，老人家不要差了念头！”这话分明是要店家暗中买他的意思。此时合座亲客

皆怒，一齐道：“不还银两，你待怎的？这蠢狗不过是富家一个奴才，却也恁地无状！”兔儿道：“是是是，我是奴才，但不曾卖与你家！卢老官，你接这伙人来骂我，敢是设计赖我的银子？我小兔是不惧的。二千两白银若少了一文，也休想我出你家门去！”卢店主笑道：“要还也不难，明早讲话。”瞿天民气满胸膛，奈在客中，不好发话，只得耐住了性子。众客焦躁，酒不尽欢，各各辞去。瞿天民谢了卢店主，回客房寻睡去了。当晚无话。

次日早上，卢店主到亲戚处措置了四百两银子。下午依旧接了亲友，又邀下几家邻舍。坐下茶罢，对众将昔日欠耿家银两情由逐一告诉，又道：“昨日老朽备下小酌，先奉还耿宅本银六百两，余欠四百两，意欲岁毕找足。感此位瞿相公慨允不辞，不期耿管家发言发话，要本要利。众位高邻在此，我与耿家生意往来，又非私债，怎么算得利息？”说罢，取出银两与众人看了，道：“这是白银一千两，求老管家收去，即刻赐还文券。外要什么利钱，一毫休想。不然，任你告理，宁可当官结断！”众邻舍一齐道：“我们做店户的拖欠客银，此是常例；要像这卢老丈肯还冷账的，干中选一。老哥呀！你收了去的便宜。若到官时，连本也送了，休怪！”兔儿道：“凡事有瞿相公作主，我小人怎敢多言？”瞿天民冷笑道：“我是外人，怎敢做主？我瞿相公是落得做好人的，收与不收，请君裁处！”兔儿道：“咦！相公好点掇。小人醉中言语，你大家认起真来。”众人一齐大笑。卢店主道：“恁地讲时，我也不教你空过。”唤伴当取出昨日检过的粗缎、布疋、杂货来，又秤出散碎银三十两送为路费。两下欢喜，一边收下银两、物件，一边接了文券。一面搬出着

饌，众人坐下饮酒，侧厅里另设一席款待兔儿，大家尽欢而散。瞿天民为代濮员外取讨账目，耽搁了十余日方得起身。卢店主又赠礼物下程，亲送到郭外分别。

二人行了两日路程，乃是永陵镇上。看看天色傍晚，寻一热闹客馆，兔儿歇下行李，伏侍瞿天民净了手脚，同在房中吃饭。兔儿道：“两日担子甚重，险些儿压死了人，明早雇一脚夫挑去方好。”瞿天民道：“正是。我也量这担子不轻，明日雇人送到白露河口，下船回去，岂不轻便？”兔儿欢喜道：“甚好！甚好！”说罢，熄灯安宿不题。

且说卢店主有一邻人，姓秋名侨，排行第八，原是响马出身，最有义气，射得一手好箭，况兼武艺精通，智勇出众。少年时习成一行艺业，做了数千金家业；娶个浑家，极是贤慧，苦苦劝谏丈夫改恶从善。这秋侨一时回心，在城内租了房屋，开一生药铺。初时生意颇兴，只因他眼界宽大，看银子不在心上，终日里好酒好肉受用；更兼酷爱的是赌博，数年之间，囊橐消乏。正在愁烦之际，却值卢店主邀他做眼，兑银子与耿家。他见了一千两雪白大锭银子，不觉昔日念头又起。当下一面吃酒，一面心下筹画这事。瞒着浑家，预先暗中约下旧时伙伴，只等瞿天民出门，便行动手。

当夜，瞿天民正在浓睡中，忽听得喊声大起，开眼看时，满室通红，数个大汉抢入房里来。瞿天民在黑暗中，止提得一件下衣，闪入床下。这也是数不该绝，却好床下半堵泥壁原是破的，瞿天民即从破壁钻入去，乃是一间内室，即蹲在室内不动。这店主人是个聋子，不听得喊声，止瞧见门外一派亮光，疑是失火，忙奔出来看时，早被一棍打倒。这兔儿梦中惊醒，见火光烁亮，众大汉奔将入来，已知是盗；

正欲躲时，无处可壁，也被一斧砍倒。房中银两货物等项，尽被抢劫一空。此是各房客商、合家老小，各各惊惶躲闪。直等贼人去了许久，一个个众集商议。瞿天民从内室转捩出来，只见中门口店主人头颅中棍身死，客房内兔儿面中一斧，在那里挣命。瞿天民跌足嗟恨，众人皆惊骇叹息。店家老幼一齐嚎啕大哭，引动地方邻里都来看视。喧哄直到天明，这兔儿也气绝死了，齐往县中呈举。县官审了口词，聚即签牌差人往店家检验尸伤，着落尸亲办棺收贮。一面呼唤一班缉捕公人，责了限状，差委分投，四下缉访正盗。此事遍处传扬。

这消息传入卢店主耳中，惊得这老儿目瞪口呆，急忙里骑马星夜奔到永陵镇来，见了瞿天民，凄惨不已。瞿天民道：“耿家兔儿已死，又拖累店老官身丧，行囊财物尽劫无存。我孤身狼狈，难以还乡；又负却舍亲之重托，怎么是好？”卢店主道：“风波贼盗，前生冤孽，命中注定，万不可逃。尊驾且请到寒舍权居，候本县老爷缉获这伙强徒，追赃正法；倘一时擒究不着时，老夫亦赠盘费，唤人送公回府。不必愁烦，以伤贵体。”瞿天民感谢不尽。卢店主又雇下一匹驴子与瞿天民骑了，同取路复往蔡州城来。到了家下，日逐价殷勤相待，委曲宽慰。瞿天民在县前打探，催并县官责限缉捕人等，守候月余，并无踪迹，因与卢店主商议这事如何了落。卢店主道：“足下离家日久，不如暂且回乡。这里事务，老夫一力承当。天幸倘获得贼时，所追赃物，一一收留在此，以候尊驾来取。”瞿天民拜谢，打点起身，卢店主又赠盘缠衣被，欲着家僮相送。瞿天民辞道：“行囊不多，小生单身尽可去得。不必劳动尊使，即此告

辞。”卢店主置酒饯行，两下分别。有诗为证：

萍水相逢歧路人，几番赠别意何勤；
阱中下石轻浮子，鉴此宁无反愧心。

话说瞿天民别了卢店主出门，背驮包裹，手提雨伞，凄凄凉凉，独自一人趲路。行了数日，不觉已到鼎州地界。穿城而过，只听得一派锣之声，喧填振耳，近前看时，乃是城河内划龙舟作耍，心内忖道：“愁绪如麻，已忘时序。明午正值端阳佳节，母亲寿日了，怎么是好？”带着烦恼行路，渐觉身疲力倦，举步难行，勉强捱出城外。又行了一里余路，忽见树林中有一古庙，即移步走入庙里。放下包裹雨伞，在侧道石条上坐了半晌，静悄悄并无入迹往来。忽听得一派笛音从庙后而出，清亮爱人。但不知这吹笛者却是甚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